

非洲“非殖民化”的新解读

——《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评介

巨永明*

* 殖民主义是近代世界历史中最黑暗、最野蛮、最残暴的一页。殖民地人民为挣脱殖民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20世纪末将殖民体系彻底消除。但是，世界上仍约有130万人民生活在殖民统治下，为此，联合国在2000年宣布2001~2010年为第二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同时，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新殖民主义的幽灵也时隐时现。因此，研究如何根除和防止殖民主义、实现全球范围和真正意义上的“非殖民化”，仍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20世纪的“非殖民化”运动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研究这段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对“非殖民化”问题的研究已经持续几十年，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不能令人满意的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大英帝国殖民地非殖民化方面，对另一个殖民大国法兰西帝国殖民地非殖民化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主要是由法国政府和法国史学家完成的，难免存有偏颇。而要对20世纪非殖民化问题有完整而深入的认识，就有必要加强对法国殖民地非殖民化的研究，同时，法国的殖民地主要在非洲，所以对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非殖民化问题的研究尤其具有典型价值。这一点，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湘潭大学陈晓红教授所著的《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一书，该书从一个独特视角对非洲的非殖民化问题作了全新解析，是中国学者近年来在非殖民化问题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多方面的学术意义。

（一）开辟了以领袖人物为主线系统研究非殖民化问题的新领域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研究非殖民化的重心要么放在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方面，认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了非殖民化；要么放在政府的对外政策方面，认为非殖民化是殖民帝国对外政策调整的结果；或者集中于联合国的非殖民化运动，强调联合国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作用。而对于领袖人物在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者们很少涉猎。事实上，在世界历史的每次巨大变革中，领袖人物的作用往往都是举足轻重的，甚至影响到历史事件的总进程。诚如马克思在《1848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所述：“每一个社会时代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①该书的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念，经过对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相互关系的系统研究，得出了“戴高乐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②的结论。仔细研读这本书，可以清晰地看到戴高乐在非殖民化浪潮中所扮演的极具“导演”性的角色，使读者能够对非殖民化问题获得全新的认识。由此推论，进一步加强研究各种类型领袖人物在世界非殖民化过程的作用，具有其他领域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二）拓宽了认识非殖民化问题的视野

非殖民化是人类历史总进程中与殖民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非殖民化”与“殖民化”是相对应的两个概念或两个历史阶段，且具有因果关系：“殖民化”是因，“非殖民化”是果。如果说殖民化是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非殖民化同样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内部矛盾运动的客观需要。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通过殖民扩张，已把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从而使世界历史进入整体运动时代。资本主义矛盾运动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但对殖民帝国产生影响，而且为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创造了条件。“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下，戴高乐承担了结束法国殖民体系的历史使命。”因此，研究世界非殖民化问题、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问题都必须同该时代整个世界历史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因为戴高乐及其推行的非殖民化政策既是世界历史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它的结果。全书贯穿了以上思想，使我们有可能会在看待非殖民化问题上避免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 本文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

② 陈晓红著：《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三) 揭示出法属非洲殖民地非殖民化过程的个性特点和内在矛盾运动

众所周知,各殖民地,由于自然、历史、民族文化等客观条件,再加上宗主国采取不同的殖民统治方式,且有多种类型的差异,是故,其非殖民化必然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因而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说,有研究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问题的,也有研究法属非洲非殖民化问题的,而把两者放在一起研究的少。比如,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就明显不同于法属非洲,但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长期被学术界忽视。陈晓红教授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在书中以戴高乐制定非殖民化政策为主线,紧紧围绕两个法属非洲非殖民化的典型个案进行极为细致的比较研究,力求通过个案比较,“透视殖民统治者与殖民地民族运动之间相互较量、相互妥协的‘互动’,探明‘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各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① 该研究达到了这个目的,因而显示出独到的学术意义。

(四) 大量法文材料的引用,有利于促进后续研究

国内在涉及法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方面相对薄弱,一是因为法文资料稀少,另一是缺少能够使用法文资料的研究人员,这两方面的因素严重地制约了研究工作的深入。研究法属非洲非殖民化也存在法文资料的使用问题,所以,在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引用英文材料的居多。相比较,《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则大量引用原版法文资料,涉及档案、报纸、杂志、统计年鉴、演讲集、传记、论文和著作。丰富多样的法文资料相互印证,活化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过程,也凸显出它的个性特点,不但表明了该研究的深入程度,而且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 对戴高乐非殖民化思想的系统研究,是对非殖民化问题研究的新贡献

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完成法属非洲非殖民化的历史使命,与他本人的非殖民化思想有关。戴高乐说过:“政策,当它是一种手段或一种使命时,它就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思想行动。”^② 所以,就研究戴高乐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而言,与其说是政策研究,还不如说是思想研究。作者注意到“在1958年前,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戴高乐在殖民地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而到1960年,‘非殖民化’成了戴高乐演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不论多么高明的政治家都免不了要放弃原来的某些立场,他这种放弃的出发点是值得探究的。”^③ 因此,该书详细地论证了戴高乐非殖民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从研究他的思想变化轨迹中,为非殖民化问题把脉。

(六) 对非殖民化后果的思考以及原因分析发人深省

非殖民化是殖民地人民追求的目标,希望以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身份融入国际社会,然而,这个目标至今只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学者们已有很多研究,认为是历史上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决定的。而陈晓红教授的解说独具新意:非殖民化“实际上体现的是1500年以后全球市场经济日渐整体化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发达与欠发达国家(地区)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④ 这种关系的变化始终受1500年后形成的那种不平等世界体系所制约,所以,不平等是一定的,平等是相对的。由此,作者在该书末尾认为:“在这种新的关系结构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们如何争取真正的平等,将是一个巨大而艰巨的课题。”^⑤

除上述学术价值外,该书文笔流畅,史论结合,可读性较强。诚如艾周昌先生在书的序言中所言:“书写得情趣盎然,流畅好读”。

该书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非殖民化的影响应该构成书的重要方面,但该书谈的不多。如果说对法属非洲非殖民化后对法国的影响谈了不少,那么对非洲的影响方面则论及不够,只在书的末尾稍有提及,明显感到言犹未尽。第二,作者认为非殖民化客观上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垄断资本改变剥削方式的要求,也表明垄断资本找到了更好的剥削方式,这就是国际社会一直在讨论的新殖民主义的问题。殖民主义——非殖民化——新殖民主义是历史的逻辑反映,所以,研究非殖民化问题不仅要涉及殖民主义,对新殖民主义的探讨同样是必要的,毕竟戴高乐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但该书没有涉及这个概念,窃以为是一个缺憾。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陈晓红著:前引书,第6页。

② 同上,第20页。

③ 同上,第20页。

④ 同上,第225页。

⑤ 同上,第225页。